

碧雅翠絲·克榮作品「擊掌！五區的故事」系列之〈曼哈頓〉Béatrice Coron (b. 1956), Manhattan, Part of the Set "Hi Five! Stories from the Five Boroughs", Hand-cut Tyvek; 30 x 96 in., 2019. Purchase, 2019.96

捕捉輪廓的天工

紐約歷史學會「側面之像：剪影藝術的歷史」特展

撰文 | 游騰緯 圖版提供 | New York Historical Society

「剪影」一詞源自路易十五時期財政大臣埃第涅·德·席魯耶特 (Étienne de Silhouette) 的姓氏「Silhouette」，因為他的興趣是剪紙。當時他緊縮的政策為人嫌棄，因此「à la Silhouette」在法文中被用來意指「便宜」，正好也符合剪影藝術的特性——熟練的剪影師無需油畫的漫長訓練與昂貴的材料，就能快速便宜地記錄人像。紐約歷史學會今年推出特展「側面之像：剪影藝術的歷史」(In Profile: A Look at Silhouettes)，此文將透過學會豐富的剪紙收藏，從西方文化與藝術史的脈絡，回溯剪影發展的養分，以剪影藝術在美國的發展為主軸，綜觀剪影藝術的前世今生。

剪影藝術的出現如今雖已不可考，但根據出土文物與文字記載，最早的原型或許可以追溯至石器時代的洞穴壁畫，特別是法國與西班牙的考古發現顯示，當年的創作者似乎是先沿著描繪對象側身的影子勾勒出輪廓，再以單色平塗。由側面記錄人像的角度延續到早期文明的藝術創作，古埃及、美索不達米亞、米諾斯等文明的墓穴壁畫、浮雕和陶器裝飾，都有類似的呈現方式。正如羅馬作家老普林尼 (Pliny the Elder) 在他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所寫，雖然我們無法知曉繪畫的緣起之地，但最初一定肇始於「臨摹人類影子的輪廓」。

古希臘和羅馬畫家設計出由陽光與燭光投射人影輪廓的繪製方法，後者在17世紀的歐洲廣為流行。這些陰影肖像描繪在灰泥、蠟、紙等各種材料上，並且通常經過精心構圖與裝飾。老普林尼的《自然史》還提及科林斯的陶匠布塔迪斯 (Butades) 的故事，他看見女兒以燭光投影畫下情

人陰影的剪影，作為情人遠行時的慰藉，遠古故事恰好符合啟蒙運動後新古典主義的品味，再加上1748年發現義大利龐貝與赫庫蘭尼姆古城 (Herculaneum)，出土的文物引發大眾對古典側面肖像的興趣，對剪影藝術的喜愛也隨之增加。

1786年，神學家約翰·卡斯帕·拉瓦特 (Johann Kaspar Lavater) 出版《面相學論文：獻給人類的智慧與愛》(Physiognomische Fragmente zur Befurderung der Menschenkenntnis und Menschenliebe)，根據人類的側臉輪廓歸類不同的人格特質，一時之間人們熱中於面相學，剪影藝術的需求也節節攀升，正式開啟了剪影藝術的黃金時代。隔年法國宮廷音樂家吉勒·路易斯·克雷蒂安 (Gilles-Louis Chrétien) 以縮放儀 (pantograph) 為基礎，發明側面描繪儀 (physiognotrace)，使藝術家可以藉由投射出的陰影，描繪模特兒的真人大小側面輪廓，方便準確而被剪影

技師廣為採用。

法國移民於1790年代將側面描繪儀帶到美國，其中包括瓦爾德紐（Thomas Blugot de Valdenuit）與聖美蒙（Charles Balthazar Julien Févret de Saint-Mémin），兩人都是貴族，受過軍事製圖術的訓練，他們因為法國大革命逃離家鄉，流亡紐約期間以為人繪製剪影肖像謀生。〈身分不詳的女子〉是他們合作長達兩年的首件作品，手法相當簡單卻細膩優雅，墨水濃淡營造捲曲髮絲的遠近、蓬鬆的羽毛帽飾，以及女子胸前輕盈的蕾絲、淡色彩彩帽子與肩膀的輪廓。本特展還展出聖美蒙的〈身分不詳的奧賽治人〉，雖然不是剪影作品，但仍然可見側面描繪儀的蹤影，他先以儀器勾勒出精準的輪廓，再用蠟筆與炭筆補上細節，是許多肖像繪師常用的手法。

18世紀末、19世紀初，剪影藝術在美國蔚為流行，當時訓練有素的肖像畫家相當稀少，肖像大多仰賴威廉·巴契（William Bache）、班傑明·塔潘（Benjamin Tappan）等專業或業餘剪影師來完成。巴契是四處巡迴的專業剪影師，他通常以剪紙創作，先描摹模特兒的側面，剪下之後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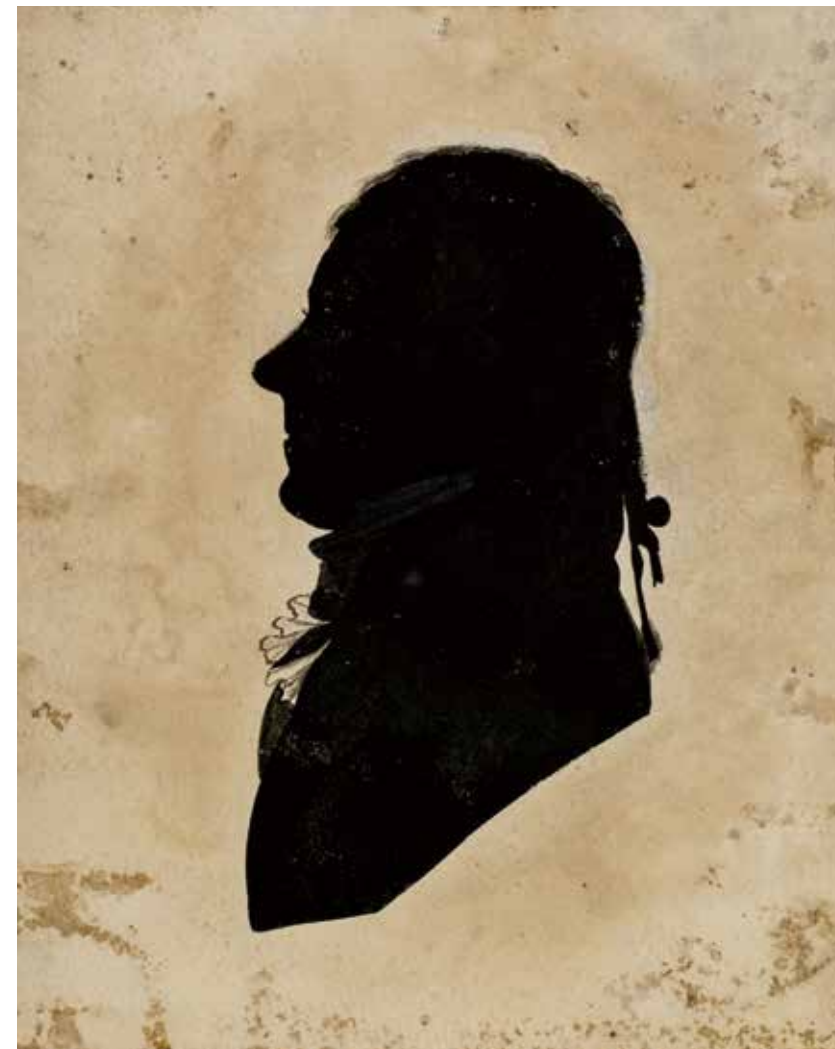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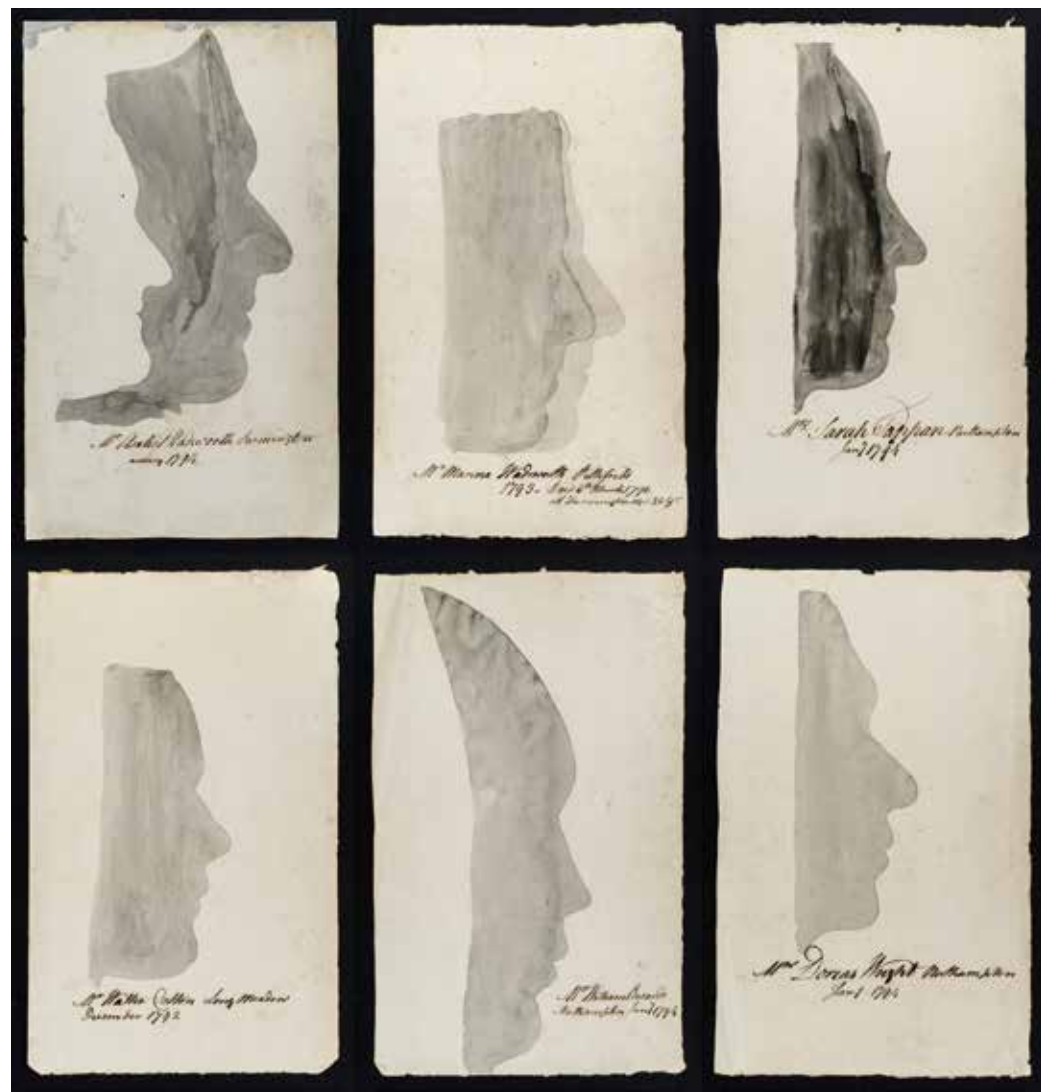


● 聖美蒙作品〈身分不詳的奧賽治人〉 Charles Balthazar Julien Févret de Saint-Mémin (1770-1852), Unidentified Osage (Chief of the Little Osage), Charcoal with stumping, black pastel, black and white chalk, and Conté crayon over graphite on pink prepared paper, nailed over canvas to a wooden strainer; 22 3/4 x 16 3/4 in., 1804. Elizabeth DeMitt Fund, 1860.93. Label figure captions: Quenedey; Hawkins ● 班傑明·塔潘的剪影系列作品選輯 Benjamin Tappan (1773-1857), Selections from a silhouette series, Gray wash and graphite on beige paper; sheet: 12 5/8x7 5/8 in., 1792-1796. Gift of John K. Wright, 1945

鏤空的紙框交給顧客，頭像則留作紀錄，他的手帳裡共有1846名來自不同社經地位與種族的模特兒。而〈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是巴黎難得的手繪作品，或許是漢密爾頓身為開國元勳的禮遇，髮絲與領結栩栩如生，刷白的領子下筆快速俐落，確實是大師的筆法。塔潘在成為法官與美國參議員之前，追隨肖像畫家吉爾伯特·斯圖爾特（Gilbert Stuart）學習繪畫與剪影描摹。

他的「剪影系列選集」（Selections from a silhouette series）作品與巴契相較之下樸實許多，以側面描繪儀捕捉模特兒側臉再以灰色水彩簡單塗抹，雖然掌握了人像的形體卻缺乏細節，在未加上眼睫毛的情況下，幾無生命力，像是冷冰的石膏像。

1839年，法國著名的剪影師埃杜華（Augustin Amant Constant Fidèle Édouart）來到美國，展開十年的旅居生涯。他精於刀功，與流行的側面描繪儀機械方法形成強烈對比。隨著埃杜華渡洋而來的除了他的聲望，還有全新的創作概念，從〈飛利浦·米爾督勒·比克曼〉與〈喬治·林恩與他的家人〉這兩件作品，可以一窺他深獲好評的原因——埃杜華的作品不再侷限於側面肖像，將模特兒全身入畫，還搭配上精緻背景。前者是家庭悲劇的紀念畫，比克曼夫婦14個月大的嬰兒在薩拉托加（Saratoga）度假時去世，埃杜華剪出正在玩耍的孩童，沖淡哀傷的氛圍，以淡色水彩勾勒出玩具的形體，逆光的影子讓人物更富立體感；後者是1840年3月21日在紐約為林恩家族製作的剪影，人物各自在華麗的客廳活動，埃杜華不僅記錄了家族人物，還讓我們得以了解19世



● 瓦爾德紐與聖美蒙作品〈身分不詳的女子〉 Thomas Blugot de Valdenuit (1763-1846) and Charles Balthazar Julien Févret de Saint-Mémin (1770-1852), Unidentified woman, Black ink, gouache, and graphite on paper, laid on thin card; framed: 4 3/4x3 13/16 in., 1795. Purchase, The Louis Durr Fund, 1945.344 ● 威廉·巴契作品〈亞歷山大·漢密爾頓〉 William Bache (1771-1845), Alexander Hamilton (ca. 1755-1804), Black ink with touches of white gouache on ivory paper; sheet: 4 1/4x3 3/4 in., ca. 1800 ● 埃杜華作品〈喬治·林恩與他的家人〉 Augustin Amant Constant Fidèle Édouart (1789-1861), George Fling and Family, Black prepared paper cut-outs, laid on beige paper with graphite, brown ink and wash, white gouache, and collaged paper, laid on Japanese paper, laid on board; 20 x 36 5/16 in., 1840





紀中產階級家庭的室內陳設。

有趣的是，埃杜華來到美國的這一年，正好路易·達蓋爾（Louis-Jacques-Mandé Daguerre）發明達蓋爾銀版法（daguerreotype），並於巴黎獲得專利，宣告攝影時代的開啟。然而，剪影藝術並未因此走入歷史，仍具有相當的商業優勢，瑪莎·安妮·荷尼韋爾（Martha Ann Honeywell）是當時以此維生的藝術家之一。荷尼韋爾是身障人士，她用嘴、腳趾和一隻發展不全的手臂創作，以複合剪紙、刺繡與優美字體的創作而聞名於世，她的〈主禱文〉匯集了這些特色。除此之外，剪影藝術也是許多人的嗜好，多產的丹麥作家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也是一位極具天賦的剪紙藝術家，常常在作客時創作許多像〈雜技演員〉這樣天馬行空的作品，藉以娛樂賓主。

20世紀後，剪影藝術式微，然而在多元媒材百花齊放的當代，卻見證了剪影藝術再度成為藝術家的選擇之一，並且拓展更多主題與使用媒材。卡拉·沃克（Kara Walker）的〈「卡斯塔沃夫·卡拉凡」模型〉是為在紐奧良阿爾及爾角（Algiers Point）打造公共藝術所製作的模型。沃克以阿爾及爾角的黑奴史為靈感，在不鏽鋼板上切割販賣黑



1	4
2	3
	5

① 瑪莎·安妮·荷尼韋爾作品〈主禱文〉Martha Ann (Anne) Honeywell (1786-1856), The Lord's Prayer, Beige paper cut-out laid on black, light blue, and purple papers, pierced with a pin and stitched in silk; 6 1/2x6 in., 1845 ② 安徒生作品〈雜技演員〉Hans Christian Andersen (1805-1875), Acrobats, Hollow-cut black paper laid on ivory paper, 6 1/2x8 3/4 in., ca. 1835-1860. Private collection, New York ③ 埃杜華作品〈飛利浦·米爾督勒·比克曼〉Augustin Amant Constant Fidèle Édouart (1789-1861), Philip Milledoler Beekman (1845-1846), Black prepared paper cut-out with graphite, laid on yellow paper with lithographed background and gray and brown wash; framed: 19 1/2x16x1 1/4 in., 1846. Gift of the Beekman Family Association, 1948.515 ④ 詹姆斯·波塞克〈千變萬化是鳥鳴〉與〈林鶯合集〉裝置作品 James Prosek (b. 1975), Never Again Would Birds' Song Be The Same, Acrylic paint on sheetrock, 2019. 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Waqas Wajahat, New York. Avian Composition with Warblers, Acrylic on panel; 46x46x2 in., 2018. 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Waqas Wajahat, New York ⑤ 卡拉·沃克作品〈「卡斯塔沃夫·卡拉凡」模型〉Kara Walker (b. 1969), Maquette for The Katastwóf Karavan, Painted laser-cut stainless steel; 9 1/4x14 3/4x5 1/2 in., 2017. Private collection



奴的場景，搭配汽笛風琴（calliope）如歌如哨的聲音特質，召喚黑人被壓迫的歷史。碧雅翠絲·克榮（Béatrice Coron）「擊掌！五區的故事」系列之〈曼哈頓〉，是將近2.5公尺的大型泰維克（tyvek）剪影作品，宛如西洋當代藝術的〈清明上河圖〉，充滿建築與百工的細節，以獨特的眼光與造型，講述曼哈頓的城市故事。而身為博物學家的詹姆斯·波塞克（James Prosek）熱中於保護野生動物及其棲息地，在〈千變萬化是鳥鳴〉與〈林鶯合集〉這件裝置中，以著名鳥類畫家奧杜邦（John James Audubon）的作品製作剪影，營造出類似圖鑑的畫面，透過植物的安排與鳥類的配置，展現博物學紀錄文件的藝

術價值。此外，光線雕塑家山下久美更是反其道而行，過去的藝術家記錄側面肖像的陰影，而她則以看起來平淡無奇的褶縐紙張，搭配光線投射角度，創造出獨特的陰影側面肖像。

剪影藝術作為西方傳統技藝之一，儘管其記錄人像的功能受到攝影技術挑戰，藝術家們發揮奇想為其注入源源不絕的能量，從「側面之像：剪影藝術的歷史」的展品，我們看見捕捉輪廓的天工不斷傳承，簡單的表現手法不僅具有紀念價值，還能帶來許多神奇而精彩的趣味效果，未來剪影藝術的形式或許還有更多可能，正等待巧手開拓。+

